

跟你扯不清

明月听风 著
MINGYUETINGFENG WORKS



编辑短信 8080 发送至 10086
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

令人肉痛的粗神经保险员
毒舌皮厚的面瘫白马医生

撞上

——就没见过谁家的白马非要回头吃未遂的草！

“孟医生，开朗风趣与嘴贱皮厚的区别是什么？”
“你爱上我和你没爱上我。”

跟你扯不清

明月听风著
MINGYUETINGFENG WORKS



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跟你扯不清 / 明月听风著. — 青岛: 青岛出版社,
2013.6

ISBN 978-7-5436-9513-9

I. ①跟… II. ①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42978号

书 名 跟你扯不清

作 者 明月听风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郭东明 E-mail: qdgdmsouhu.com

特约编辑 何 源

装帧设计 孙顾芳

印 刷 北京市平谷县早立印刷厂

出版日期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16开(700mm×980mm)

印 张 21

字 数 281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436-9513-9

定 价 32.00元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70
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

电话: 010-85787680-8015 0532-68068629

跟你扯不清

目录 CONTENTS

第一章/001

错把嘴贱当风趣，人生从此铸下错。

第二章/018

杀了她，不，杀了他吧！

第三章/038

这叫什么？调戏与反调戏？

第四章/057

招惹他吧，让他烦，被他招惹吧，自己烦。

第五章/077

怕是只有惊没有喜，那是你性格太不开朗，总看不到喜。

第六章/098

我这人容易受煽动，我一勇起来怕你招架不住。

第七章/115

你还真是会安慰人，夸得我都要心灰意冷了。

第八章/136

你的智商能应付随机应变这么高层次的要求吗？

第九章/155

陈若雨，我的吻有这么糟吗？

第十章/175

男人果然都有着一颗茁壮的流氓心。

跟你扯不清

第十一章/195

证明你的贞洁和贞烈的时候到了！孟医生，千万要守住。

第十二章/212

你对女人的认识太肤浅了，女人明明重色又重友。

第十三章/232

霸王龙先生啊，你还社会精英呢，这么幼稚。

第十四章/253

男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孩子，再特别的男人都不会例外。

第十五章/276

请转告丈母娘，她女儿失心又失身，后悔也来不及了。

尾声/298

我这人容易受煽动，我一勇起来怕你招架不住。

番外一/30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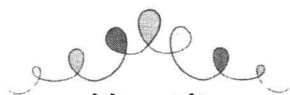
孟古的独白

番外二/324

婚礼

番外三/329

夫妻小剧场



第一章

错把嘴贱当风趣，人生从此铸下错。

“陈若雨，今天田护士问起我嘴上的伤了。”

电话中，孟古的这话说得漫不经心，陈若雨却是心头一震。“你是怎么回答她的？”

“她问我是不是磕哪磕破了，我告诉她是被你咬的。”

陈若雨呆住。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说是你咬的。”

“孟医生！”

“你不用这么大声，我能听到。”

陈若雨深呼吸，冷静，要冷静！“孟医生，你还真是委婉。”

“好说。我只是把事实说了出来。”

“你难道不能有技巧地修饰一下你的语言吗？”

“没必要。你不是提醒了我田护士对我有意思吗？这样正好委婉地跟她说明白了。”

她又被利用了！陈若雨好气！这个臭男人，怎么能这么的让人讨厌啊！

“田护士本来就讨厌我，你这样说她肯定更讨厌我了。”

“你又不打算嫁给她，怕被她讨厌做什么？”

他居然还不知反省！

“那我干嘛要招人讨厌呢？我明明没做什么。这件事你也有错，是你先挑衅的，我不过是失手撞到你而已。你这样跟她说，她还以为我把你怎么了，我的声誉就毁了，我还要不要做人啊……”

“陈若雨。”她话没说完就被他打断了。

“干吗？”

“我明天带肘子去医院，他们肯定也得问我，这肘子哪来的。我这人一向是讲实话的，所以肯定得说是你中午特意翘班给我炖的。”

陈若雨惊得张大嘴。不会吧，他的报复手段要不要这么狠。她不过就是没眼力见地追了他一下，而且还是未遂的，她明明已经放弃了，他也明确拒绝了她，他们俩摒弃前嫌手拉手迈上了友谊万岁的康庄大道，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对付她？

“但是如果今天这肘子吃光光我明天就没了的带了，你要不要过来把它全吃掉！”

孟古的这话让陈若雨又在心中大呼：这个恬不知耻的臭男人啊！这话他到底是怎么说得出口的？他当她白痴吗？

“要！”陈若雨心中怒火熊熊燃烧。她当然要过去，她要当面把他臭骂一顿，要把她的肘子和饭盒都抢回来。

不给他吃，闻都不要让他闻了。她再给他做吃的她就是猪！有些人是不能对他好的，电话那头的臭男人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。他以为他们之间现在有点理不顺扯不清的，他就可以戏弄她吗？

陈若雨认识孟古是因为她的好朋友高语岚。

孟古是高语岚男朋友尹则的死党。某日尹则他们与人冲突，打了一架，便去了孟古工作的医院找了个外科医生检查外伤。陈若雨跟着一起去的，于是见到了这个无论名字还是态度都极不像大夫的大夫。他说他爸姓孟，他妈姓古，所以他叫孟古。

孟古给陈若雨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帅气风趣。

陈若雨喜欢活泼开朗的男生，因为她自己就不是柔弱纤细的，所以那种忧郁敏感型男人她欣赏不来。

可那时她犯了一个错误。她没有分清开朗风趣与嘴贱皮厚的区别。以致在后来与孟古理不顺扯不清的那一段时期，她每每想到初遇时对孟古的印象都抓心挠肺，痛恨自己的眼光。

初遇孟古的时候，陈若雨正处在女人人生当中很关键的一个时期：适婚年龄，没有对象，孤身一人在外地打拼。她需要关怀，需要爱情。那时候陈若雨对自己的前途是着急的。工作虽然过得去，但算不上好；感情空窗三年，可以供她余生依靠的男人肩膀也不知在哪里。她那时候觉得，她需要振作振奋，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。

后来再回首，她不得不承认有时候女人就是这样，在极渴望感情滋润的时候太容易看走眼，把勇气用错地方。她就是这样：错把嘴贱当风趣，人生从此铸下错。

话说当时她给了自己两个目标选择：一个是尹则的另一个死党，当警察的雷风先生，稳重大方，礼貌诚恳。另一个就是这医生孟古。说是两个选择，其实陈若雨对谁都没有一见钟情，只是同时间遇到两个条件很好的男人，她有些见猎心喜不知所措。

这是她身为一个普通女人的毛病。她承认她身上有许多毛病，她很普通。

总而言之，陈若雨一时间不知道该选哪个好，于是她犯下了另一个错。她让好友高语岚帮她向尹则打听这两位男士的情况，是否单身、兴趣爱好等。作为一个很识时务讲求实际的现代女性，陈若雨觉得这样会比较稳妥，打听好了谁容易下手，她再展开追求。

是的，她不介意主动。她没有大女人主义，也没有什么小女人情怀。她就是个想有份好感情、好工作，过好日子的普通女人。她生活很努力，工作很努力，她不介意感情上也努力主动一点。于是在得知雷风先生已有未婚妻后，陈若雨很自然地把目标定为了孟古。

这是她犯下的最大的错。一个错接着一个错。

第一印象的错让她完全没看清孟古这臭男人的真面目，造成了日后一系列交手中她落于下风的局面。让尹则知道了她同时对两个男人有兴趣，就表示孟古也会知道。而这事是孟古日后调侃揶揄取笑她的重要话柄。最大的错，是她定错了目标，跑错了方向，等发现的时候，她已身陷困境，脱身不得。

陈若雨坐在公交车上，朝着孟古家里进发。车子晃啊晃，她的心也荡啊荡。她在认真反省她跟孟古之间的关系。

嗯，该怎么说呢？追求与被追求，拒绝与被拒绝，最后成为朋友的关系？

嗯，这种朋友关系，其实真是有点扯不清。

扯不清让她表现得有点幼稚，当然，那个死家伙也幼稚。不过她觉得他不是真幼稚，他是故意的，他在对她恶作剧。而她是情绪紧张，这才幼稚了，没把事情想到点子上。其实所有的事都是他的错，他被她咬破嘴了他活该！

陈若雨越想越生气。她打算把她的炖肘子抢回来，然后一个月不理他，等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好好跟她道歉，保证不再戏弄她了，她再跟他和好如初。

她要拿出气势来，拿出原则来，不能再软弱了，不能再跟他扯不清了。

当初她决定要追孟古的时候，是认真制订过计划的。

第一步当然是制造偶遇，套近乎装熟，促进相互间的了解。第二步是投其所好，攻占芳心。第三步要维持稳定，逐步侵入，巩固感情。顺利的话，进行到第四步就该领证结婚过好日子了。若再顺利一点，步入第五步就该生个孩子，油盐酱醋。

看，这就是生活。

可陈若雨没想到，她对孟古展开计划后，第一步就遭遇惨败。

孟古一周门诊一天，其他时候在住院病房那边办公。为了倒追他，陈若雨算好时间，万事排开，装病挂号求诊，又送花送吃的表示感谢，还借过高语岚和尹则的名义约他出去。她想她表现得很明显，他一定知道意思。可他不接受不拒绝，甚至好像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似的，无辜又无害。

陈若雨那时候傻气啊，她并非什么情场老手，事实上，这是她第一次豁出去倒追男人，所以她闹不清孟古的反应是怎么回事。也许是她表现得不对，所以人家根本没有感受到她的心意？又或者他们之间隔着层尹则、高语岚的朋友关系，人家根本没往男女之事上面想？

总之，那时候傻气的陈若雨有些愣。她虽然因为害羞、矜持、不好意思等等原因没敢跟孟古挑明了说，但她也是越挫越勇的，她天天绞尽脑汁想着怎么表达她的追求之意，以虏获孟古那颗男人心。直到有一天，她在医院碰巧听到了护士们的对话。

“你说，那个陈若雨怎么这么不要脸。孟医生摆明了对她没意思，她还缠着不放。”

“凭她的条件不好找对象嘛，长得又不漂亮，一个卖保险的，说出去都丢人。我看她是以以为跟孟医生的哥们儿熟，以为孟医生好下手，也不看看自己跟人家配不配。”

“就是。孟医生家里有钱，自己收入也好，你看他开的车、戴的表，穿的也都是名牌，医院里多少人喜欢他都不敢追的，一个卖保险的也敢来凑热闹，真是够了。”

“孟医生喜欢的应该是田护士吧，他俩家里一个院长一个主任的，我看挺配。而且他们俩也经常有说有笑的。”

“应该是的。那天田护士还跟我埋怨那个陈若雨来着，可能是孟医生跟她说了什么。哎，我就是不爱管闲事，要不然我肯定去跟那陈若雨说说，让她别再来了。女人倒追男人，把男人逼得跟别的女人吐苦水，这多丢人。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什么锅配什么盖，要早早认清形势，省得丢脸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没错。那个陈若雨送给孟医生的东西他都没要，都转送给别人了。我看那束花就是给了田护士，还有那些榴莲糖，全给小护士们吃了。我要是陈若雨，我都没脸再来了。”

陈若雨缩在拐角，听着她们没完没了地说着对她的同情、鄙夷、不赞同。她真是没脸拐过去从她们面前走过。她伸手到包包里，握住了这次带来的榴莲糖。这是她最喜欢吃的糖，对她来说价钱也很贵。孟古收下时候笑咪咪的，她以为他也喜欢，原来不是。

其实他不喜欢可以直说啊，为什么不说不说？若是要给她留些面子，委婉一些地表达出来她也是会明白的。可是他当她的面什么都不说，转头又去跟别人嚼舌根算怎么回事？

陈若雨脑子空空，她不知道孟古家多有钱，她根本没多想这些，当然她是觉得孟古的条件不错，但是……难堪与羞辱让她动弹不得。她听到护士们的讨论忽然停了，她抬起头，看到她们竟然走过了走廊拐角，正站在她的面前。

护士们脸上阴晴不定，显然她们没料到议论了半天的主角居然就站在一旁听着。陈若雨与她们大眼瞪小眼了好一会儿，护士们面面相觑，正要发话补救，陈若雨却是

反应了过来。她想她的脸色一定很不好看，但她还是冲她们点了点头，说了声“谢谢”，然后扭头走了。

谢谢！

其实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，反正那个时候她以为，她与孟古再不会相见了。

这世上许多事情很奇怪。

比如陈若雨在追求孟古的时候并没有感觉自己有多喜欢他，只是觉得他长得帅条件优，是一个好目标好人选。也许那时候她关注的重点是如何突破自我猛女追男，又或者紧张与压力让她期待成功而忽略了自己感受。反正，当她被伤了心，决定不再勉强自己做自己做不到的事情的时候，奇怪的事发生了。她以为她会讨厌孟古，会很快将他抛到脑后。

可她没有。她想念他，甚至比她追求他的时候更甚。

她总结不出她这变态的心理从何而来，总之在每个不经意的时候，他会浮现在她的脑海。她想得最多的是他的笑。他有很多种笑容，有温柔的笑，有冷冷的笑，有不怀好意的笑，有恶作剧的笑，有逗乐子的笑，有没感情的笑，有虚伪的笑，有嚣张的笑……他的笑容丰富，也很好分辨。

她没再去找他，却自己躲着琢磨他的笑。他的笑容很帅气，让她的心怦怦跳。

可惜的是，她有些记不清她跟他说话的时候，他脸上哪种笑更多一些。她觉得之所以她记不起来，是因为这男人待她不诚恳，没能在她心里留下太细致的回忆。

她说不出对这件事的感受，只是对他的想念让她心里很不舒服。她告诉自己，之前做的决定是错的，把孟古这样的男人定为目标是错的。虽然他长相不错，工作不错，个性似乎也不错，但他与她不是一路人，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局面。作为一个务实的现代女性，这种虚无缥缈要尽快抛开，好好过日子才是正经。

她不小了，应该看清形势才对，条件太好的男人不是她能掌握的，她该找个跟她一样普通、对人诚恳又认真的男人，跟她处在同一个世界、能一起过日子的男人。

可就在她开解完了自己，定好了决心之后，她又遇见了孟古。

那天，陈若雨去超市购物，正蹲在地上拿着低处货架上的盐，眼角却瞄到一个帅气挺拔的熟悉身影。陈若雨吓了一大跳，盐袋子差点摔到地上。

怎么会在这里遇见孟古呢？她大惊失色。在附近小区住了这么久，来这超市这么多回，她从来没有遇到过他，怎么下定决心再不惦记他后，却发生这种见鬼的偶遇事件？

陈若雨决定装看不见。她快手快脚地把一袋盐丢进购物车里，然后迅速转头冲向结款处。虽然只匆匆一瞥，但她已看到孟古在冷藏区低头挑的是贵死人的进口牛排，他的购物车里还放着两盒有机鸡蛋。那包装她一眼就认出来了，因为她曾经围着那鸡蛋转过好几圈，琢磨着它为什么这么贵。

果然是两个世界的人。

她从来不在超市买鸡蛋，更别说那什么进口牛排，她从前仔细看过，薄薄一片顶得上她一星期的菜钱。所以真的要感谢那些护士MM，她们让她早日认清差距，免得她继续浪费感情和时间……

正走神，她的购物车似乎撞上了什么，哗啦啦一阵响，陈若雨傻眼地看着堆成小山的卷筒卫生纸兜头向她砸了下来。

好丢脸。

陈若雨顾不得痛，第一反应就是偷偷朝孟古的方向看。他如她所料，听到了动静，在向这边张望。陈若雨一头扎进卫生纸堆里，她在他面前丢的人已经太足够了，可别再添这一桩。

周围有人过来帮着捡拾纸卷，陈若雨混在人群里手忙脚乱，再偷眼一看，孟古已经不见了。她舒了一口气，太好了，他应该是没看见她。

把那堆卫生纸物归原处，陈若雨转身打算去结账处结账走人，却见一个八九岁的小朋友弯腰捡一卷滚落一旁的卫生纸，不小心一脑袋撞上了一位老太太的腰。撞得不重，却招了麻烦。

老太太个头不大，嗓门却不小，竟对那孩子骂骂咧咧起来。小孩有些傻眼，愣愣听着。陈若雨推着车子过去，本不想管，但却见这孩子的家长没有踪影，老太太越骂越起劲。陈若雨走了几步，终是忍不住回头。

“大妈，撞疼了吗？”

“废话，你撞个试试。没教养的皮孩子，眼睛长哪去了，家长都是怎么教的，我这腰伤了，赔得起吗？”

“大妈保养得真好，腰可真嫩。”陈若雨用的形容词让凶老太太一愣。

“这么嫩的腰恐怕还真是撞伤了。大妈快别跟孩子计较了，赶紧去医院看看伤是正经。挂号费三块五，我请客。”看，她这路人多豪迈、多大方，还认真掏钱包。

一旁有人帮腔说看见了事情经过，没什么事，让老人别计较。那老太太看陈若雨真掏钱，还掏的几块几毛的零钱出来，反而下不来台了，于是她哼了一声，扭头走了。陈若雨舒口气，把三块五赶紧收回来，虽说钱不多，但浪费在这里她还真是舍不得的。

到了结账处，她挑了个最靠边的队伍排着，正想着也不知那孟古现在在挑什么高档货呢，忽觉后腰一紧，被轻轻碰了一下。陈若雨回头，看到孟古咧着嘴露着大白牙冲她笑。

“真巧啊。”

陈若雨努力控制脸上表情，挤出笑容应道：“是真巧，孟医生来购物啊。”

“对，是来购物的，不是来撞人家的卷筒纸的。”

他还是看到了呀。陈若雨脸一僵，不想虚伪应付了，干脆转身背对他，装作认真

排队。

后腰又是一紧，又被撞了。“陈若雨，你的腰不那么嫩啊。”

她头也不回，“还好，不嫩有不嫩的好。”

“我看你最近身体还不错呢，很久没去医院了。”

“是的。我任督二脉突然通了，身体大好，不用去了。”

“我以前怎么没发现，原来你还挺幽默的。”

陈若雨回身给了他一个皮笑肉不笑的表情，真想问他：你能安静一会儿吗？她不想跟他说话。

可孟古却没完没了，他又说：“如果哪天又不舒服了，记得来找我。”

“不用了。我就算再去医院也不是看外科了，我得去看脑科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他的语气听不出是好笑还是惊讶。

“脑残，当然得去看脑科。”陈若雨凉凉地道。哼，她要再找他，她就真的是脑残。

孟古一愣，而后哈哈大笑。陈若雨忍不住回身白他一眼。

可惜白眼没威力，孟古继续哈哈笑。

这时轮到陈若雨结账了，她飞快地装好东西付了款，连声再见都没跟孟古说就逃跑似的溜了。刚冲出超市大门正喘气，却听得身后孟古在唤她，“陈若雨。”

她装听不见，可她的腿短，迈步子不够快。孟古三两步赶到她身边，笑着说：“陈若雨，我是想提醒你一下，看脑科也分脑外科和神经内科。不过你弄错了，脑残不是看脑科的，得看精神科。挂号费三块五，我请客，怎么样？”

怎么样？她想用盐泼他，泼掉他的妖气，怎么样？

这天陈若雨凌乱了。她忍不住想了一天孟古的笑。她想不通一个男人怎么能笑得这么讨人嫌又帅气的。

八格牙路的，好想狠狠踹他一脚啊！

偶遇这种事，就如同在湖心丢了一块石头，虽会荡起涟漪，但一晃而没，痕迹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只是无可否认，那颗石头，沉在了心里。

陈若雨就像是个被砸了石头的小湖，表面平静无波，内心荡漾不已。那颗石头啊，硌得她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明明看不上她的是他，跟别人碎嘴扯闲话说她不好的也是他，可为什么真见着了面，反而是她心虚呢？心虚也就罢了，她还惦记。

她惦记个鬼啊惦记，她应该嫌弃他唾弃他鄙视他才对！虽然这里面也有她的不自量力惹的祸，但在他的地盘被他的人贬低排挤，她心里还是很痛快。

她要记恨他！哼！她要过得比他好！哼！

她要比他更快地找到好对象，结婚生孩子。然后再见面时就有机会阴阳怪气地说：哟，孟医生怎么还单身啊，是不是眼光太高了，这样不好啊。

嗯，干这种事虽然会显得自己庸俗又市井，可陈若雨想着，反正她就是这么个俗人，能出口恶气就行。于是陈若雨很快从偶遇的波澜中振作起来，她积极地向周围的同事朋友们求助，请大家给她介绍对象。

她要相亲！

陈若雨的室友梁思思对陈若雨的行动力竖了大拇指，不过她对相亲这种事并不看好。“若雨，我跟你说，相亲是很难找到爱情的。”

“可以的。只要你把相亲找对象当成一个必须抓住的客户来对待。分析清楚，抓住重点，直攻中心。”

“可你谈客户都不分析，都是盲目地扑上去一通说，所以成功率低。”

陈若雨一愣，这情况听上去怎么有点似曾相识。她摇摇头，辩道：“可我每个月也完成任务了。我这也是另一种战略，宁杀错，勿放过。”

梁思思对她晃了晃手指：“No，No，这样不行。感情这种东西，一定要给它一个浪漫美好的温床它才能萌芽。你看看我，为什么我每次恋爱都来得那么快，就是有时机的问题。时间、地点、场景，还有人。这些都对了，哪怕一个眼神、一句话，你都能感觉到爱情迎面扑来。”

梁思思是个典型的讲求浪漫主义的女人，她这辈子读得最多的书就是言情小说，里面的条规定律被她奉为宝典。

“我跟你说，这种正经介绍相亲的，真没几个合适的，太老套了。大家有备而来，心里早装满了要求和想象，见了面，就什么感觉都没了。还是那种缘分不期而至的比较靠谱。比如在超市遇到，他伸手拿东西不小心砸到你，或者他的推车不小心撞到你……”

陈若雨的脸要扭曲了，她家思思是偷偷跟着她去超市了吗？

“还有，要不然就是路上你扭了脚，正好有人把你扶住了。要不然就是下雨天，两个人一起冲到了屋檐下躲雨……”

“思思啊。”陈若雨真的忍不住要打断她了，“你小说真的看太多了，没营养。”

“你别不信。我现在说的，可是最经典的相遇定律。那什么，电影也有演的，是突然迸发的爱情让你们相遇。你看看我，有三次恋爱都是因为这类偶遇谈上的。是不是比你有效率多了。”

“突然迸发的，灭得也快吧。”陈若雨很诚恳地安慰，“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每次恋爱都谈不久了。我会吸取你的经验教训的，谢谢你。”

“哎，哎。”梁思思不乐意了，“若雨，我是好心给你指点，你别这么毒舌对我啊，不然你配上的也会是个毒舌男。什么锅配什么盖，知道吗？”

这话正中痛处。

陈若雨连连摆手，“我不毒舌，不毒舌。我是温柔贤惠的，求温柔贤惠的男人。”

梁思思拍她的肩，“加油啊，若雨。只要认真努力，方法得当，温柔贤惠的男人会有的。你听我的，相亲的时候如果对对面的男人没感觉，就留意留意周围。以我阅尽言情小说数万册、恋爱数十场的经验告诉你，爱情这东西是在期待之中意料之外的。”

切，恋爱数十场她是怎么算出来的？太不靠谱了。

两天后，陈若雨相亲去了。

相亲男叫李健，是她一个同事介绍的，是朋友的朋友，隔了两层关系。对方的职业是某化妆品公司业务。梁思思说对了，在相亲之前陈若雨心里有期望，有想法，有想象，所以见了面之后，确实对那个男人没有任何感觉。可既然都见面了，浪费了就不好了。于是陈若雨向他推销保险。这李健也是个识趣的，他也热情奉陪，对陈若雨推销起化妆品来。

相亲会变成了产品推销业务洽谈会，一男一女谈得不亦乐乎，最后还相逢恨晚起来。

“要是早些认识你就好了。你们那儿肯定也有不少女同事吧，你记得帮我多推荐推荐，到时我多送你一些样品。”

“那保险的事你也帮我多留意一下，要是有朋友需要买保险的，一定要给我介绍啊。”

两边都满口答应，一派喜气洋洋。

陈若雨套近乎正套得高兴，忽然旁边一阵轻咳，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，“这么巧啊，在这儿遇到你。”

一股凉气顿时从陈若雨的后脊梁往上冒。

是孟古。

陈若雨的脸有些僵。梁思思那一套套的理论在她耳边回响。只是可惜了，不期而遇的不是爱情，是冤家。

“约会呢？”冤家问。

陈若雨笑而不语。

“啊，看起来不像。是相亲吧？”

李健看看陈若雨，跟着她一起礼貌地笑笑。孟古也笑，他看看桌上的化妆品试用装和保险资料，“你们的相亲形式还挺特别的。”

这人说话为什么这么讨厌？！陈若雨再一次为自己曾经倒追过他感到悔恨。

“男士记得买单哦。”孟古似乎没看见陈若雨的脸色，只是拍拍李健的肩嘱咐，完了挥挥手，道了别，跟他的一个男性朋友一起离开了。

李健被拍肩拍得有些搞不清状况，忍不住问：“陈小姐，这人谁啊？”

“一个朋友的朋友，不太熟。”陈若雨还处于被孟古发现自己向相亲对象推销保

险的难堪中。原本她觉得没什么的事，被他看到了却觉得很不是滋味，真丢脸。

“他看上去好像条件挺不错的。”李健不知为何冒出这句，语气有点酸。

陈若雨点头，“嗯，应该是吧。”想想忍不住抱怨，“真讨厌，他自己约会就好了，干嘛打扰别人。”

约会？李健想起刚才跟孟古一起出去的是个男人。他恍然大悟，啊了一声，“原来是这样。”

是哪样？陈若雨看他的表情，很快也明白过来。她发誓她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这种污蔑人的事她真的没干过，事实上她相当痛恨这种行为，但她跟魔鬼附身一样，忍不住中伤那个讨厌的家伙，“被你发现了，他确实是的。”

李健猛点头，满含听到八卦的兴奋，“看出来了，看出来了。”

“看出什么来了？”一个声音阴森森地在陈若雨身边响起，吓得她差点一头磕桌子上。

又是他。孟古医生居然回来了。

背后说人坏话被抓个现行的情况下该怎么反应？

陈若雨没经验，她愣了一愣，硬着头皮说道：“李先生说看出孟医生你事业有成，很有前途。”

“这么有慧眼，我都快爱上他了。”孟古往李健身边一坐。

陈若雨真想扶额。报复，他绝对在报复。

“我朋友走了呢，我挺寂寞的。”孟古冲着李健笑了笑，笑得李健心里直发毛。

这是想对他下手的意思？可他不好这一口啊。李健看着陈若雨，向她求助。可陈若雨自己也是戴罪之身，屁都不敢放。

孟古盯着李健继续笑，手还抚上了人家的腿，“不知道李先生怎么称呼？”

“李、李健。”

“阿健啊……”孟古拖长的尾音让陈若雨心直颤。还阿健，他要不要这么贱啊。

“阿健啊，你对男人之间的关系怎么看？”

李健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没顾上说话，只赶紧把腿挪开。

孟古没迫挤过去，只是轻轻把手搭在李健的肩上，“你不用害羞，我们做医生的，见过的多了，很开明的。”

陈若雨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“孟医生……”

可刚开口就被瞪了。陈若雨一缩，赶紧闭嘴。

“阿健，你是不是见识少，所以好奇心比较重？”

这话里究竟是什么意思？李健拼命摇头。他一点都不好奇，不用让他体验一把的。

“既然不好奇，那就是品性不太好。要不然怎么信口开河胡乱猜测污蔑造谣诽谤中伤还一脸得意？别人是什么性取向跟什么人在一起做了什么事关你屁事！你这么

空虚无聊寂寞难耐就躲家里自己看看爱情动作片打发下时间，不要出来对着陌生人意淫，这样会拉低人类思想道德上的分数，对社会治安会造成潜在的负面不良影响。就算你非要出门祸害别人，也麻烦在家里多照照镜子，好好收拾收拾自己再出来见人。你看你穿的衣服抹的发油，多没品位。更别说一副快四十的长相还要搭配上青春痘，这样出来相亲对得起社会吗？”

这长长一段话一气呵成，不用琢磨酝酿组织语言就脱口而出，语气跟前面的柔声细语简直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，李健听得目瞪口呆。陈若雨涨红了脸，觉得这些话像巴掌一样打在了她的脸上。

不过最受伤的还是李健，他“你、你……”半天，话也说不出来，当着陈若雨的面又不好意思恼羞成怒，最重要的是，他没信心恼羞成怒后是不是这个什么孟医生的对手。眼见对方气定神闲自信满满，在气势上他是整个被压住的。

“阿健，你是不是觉得我说得不对？哪里不对？你有什么意见可以说出来，我们可以讨论讨论，深入一点都不怕的。我都奉陪。”那只贼手又摸上人家大腿。

李健先生猛地跳了起来，招呼也来不及打，再见也来不及对陈若雨说，就脚底抹油飞快地跑了。陈若雨呆呆看着，也不知该给什么反应才好。

李健走了，孟古把脸转向陈若雨。陈若雨挺了挺腰，知道接下来他要对付的就是她了。

“我回来是想告诉你，这周末尹则他们要办个餐会，几个朋友们聚一聚。我本来想邀请你一起的。不过既然你是这种在背后对朋友造谣诽谤的人，我想你最好还是不要参加了。”

陈若雨一怔，脸火辣辣地烧了起来。

“高语岚应该也会给你打电话邀请你，我希望你拒绝，拒绝的理由自己想吧，别让大家脸上不好看，你说呢。”

孟古的话没什么语调，可对陈若雨来说却是再严厉不过。他生气了，她知道。

孟古说完这些，起身走了。陈若雨呆呆坐在原处，只觉得难堪至极。她不是这样的人，可她为什么说这样的话，还偏偏就被他逮个正着，让她辩也无从辩起。她在她心里变成了一个扯人是非、造谣生事的小人，她觉得很难过。

陈若雨呆呆坐了很久，买了单，游魂一样地在街上飘。没坐公交车没叫的士，只埋头走，也不知走到了哪里，腿累得有些疼，然后还有水点子打在她的脸上，她抬头一看，居然下雨了。

陈若雨叹气，她就是个倒霉到家的家伙吧。正想在附近找个公交车站牌看一看怎么回家，雨却忽然大了起来。陈若雨挡着脑袋，飞快地往一家便利店门口跑。刚跑到屋檐下，却见便利店的门开了，一个男人拎着老大一个购物袋出来，一边推门一边讲电话，“买了买了，你们要的鱿鱼丝、牛肉干、薯片、啤酒、豆干……什么，还要麻

辣烫？你们滚！打个麻将哪这么多屁要求，现在下雨了知不知道，有什么就吃什么，别这么人渣……”

男人说着话，一转头对上了陈若雨的眼睛。

很好，又是他。孟古医生。

人生何处不相逢，逢谁不好偏逢他。陈若雨心里怏啊，相逢何必曾相识，若不识他该多好。

她脑子里乱七八糟，在孟古惊讶的表情里，转身闷头朝雨中冲了出去。宁可淋死，也不要丢脸死。他不会以为她跟踪他吧？他不会以为她意图对他不轨吧？他不会以为她心里在意他吧？

陈若雨向前冲，大雨之中，一辆公交车正好赶到，她也不管这车是到哪里，反正门开了她就往上奔。最后一身狼狈地坐在了车尾。

坐下了，她下意识地回头寻找孟古的身影。他上了停在路边的一辆轿车。陈若雨认出那是他的车子。她转过身来靠在椅背上吐口气，他们一个是坐公交车的，一个是开私家车的，果然两个世界。

等一下，这不是现在她该纠结的重点了。重点应该是，明明他才是那个背后说人是非的小人，可实际上她却成了他心里的小人，这才是两个世界。

互相鄙视，再无交集。这就是结果了。

陈若雨很倒霉地坐错了公交车，最后转了三趟车，冒着雨终于回到了家。

梁思思在家里等着她，很兴奋地打听着她相亲的结果，“怎么样，相亲男是不是不对胃口？”

她点头。

“那有没有偶遇别的人，让你的心怦怦跳？”

她又点头，岂止怦怦跳，差点跳死。

“哇塞，我就说嘛，太准了。而且还下雨了呢，有没有什么浪漫的事发生？”

陈若雨转头，披着还在滴水的长发幽幽地说：“思思啊，偶遇呢，遇得好的叫浪漫，遇得不好的叫噩梦。”这噩梦有点太伤元气了，她要去洗个澡，然后上床做个梦。

她还真做梦了。

梦里，孟古穿着帅气的白大褂，温柔地对她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不该对护士们说你不好的，我嘴贱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”

啊，好惊悚！他居然对她道歉了。

更惊悚的是她毫无廉耻一脸感动地回应：“没关系，我不介意。”

不对，不对！谁说她不介意的？她明明很介意，很受伤。

可孟古没听到她心里的呐喊，他继续温柔地说：“既然不介意，那你是不是也应该对我说些什么？”